

## 【論述主題】

# 從周敦頤的〈愛蓮說〉論君子

董金裕

**摘要：**宋儒周敦頤著有〈愛蓮說〉一文，文字雖然極為簡短，但在形式及內涵上皆深具特色，故頗為膾炙人口。全文藉比較菊、牡丹與蓮三種草木的形象，極力刻劃蓮的可愛、可貴之處，進而將其喻指君子的涵養，表達自己志意之所在，顯有比德自勵之意。

本文即在探究〈愛蓮說〉的表達手法與思想內涵的特色，將之歸納為四點。一、以蓮喻指君子，空前而絕後。二、所描述之君子傾於內斂。三、以蓮喻指君子之德乃受佛教影響。四、託蓮比德，但不排斥其他草木。進而針對此四點特色，引用相關資料以闡明之。

全文於最後歸納並指出周敦頤的思想雖然已融滙佛教，以至道教思想而成，但仍然係以儒家思想為主，以故對此後理學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，因而被推尊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。

**關鍵詞：**愛蓮說、比德自勵、花之君子、內斂、佛教影響

從周敦頤的〈愛蓮說〉論君子

## 壹、前言

將人的心理投射到外物，以為外物具有某種值得我們學習或效法的質性，此種以物比德之道自古以來即被普遍運用而成為傳統。如《論語·子罕》記載：「子曰：『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』」（注一）又如《孟子·離婁下》載云：「孟子曰：『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。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』」（注二）另如《老子·第七章》亦稱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」（注三）凡此皆屬其例，其數甚多，故不再列舉。

以物比德時，其實已隱然寓有肯定以至效仿之意，因而常進而比德以自勵，其例也頗不少。《楚辭·橘頌》已開其先河（注四），其後如明·于謙（1398-1457）〈石灰吟〉：「千錘萬鑿出深山，烈火焚燒若等閒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」

清·鄭燮（1693-1766）〈竹石〉：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巖中。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」皆為顯例而常被引用，故為眾所熟知。

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（1017-1073），對闡發心性義理的精微雖然貢獻很大，影響深遠，但其著作卻頗出人意料之外的少，最著名者為〈太極圖說〉及〈通書〉，分量都不多。〈太極圖說〉除太極圖以外，全文尚不滿三百字。〈通書〉雖有四十章，但每章少者僅二十多字，多者也只有一百餘字，總數還不到三千字。但兩者對宇宙本體以至人生教化皆已有所闡釋，尤其重視心性修養之道，對後來的理學家啟發極大。

周敦頤除了在思想上有所建樹以外，對文學亦頗重視，主張文以載道（注五），但所作亦不多，存於今者僅遺文十多篇，遺詩二十餘首而已。然而在有限的詩文中，有一篇〈愛蓮說〉，僅有一一九字，但文字雖然極為簡短，卻頗膾炙人口，且長期被選用為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教材，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。

按《說文解字》收錄有「菡」、「菡」、「蓮」、「茄」、「荷」、「菴」、「藕」等與蓮相關之字，分別云：「菡，菡萏也。」、「菡，菡萏，扶渠華。」、「蓮，扶渠之實也。」、「茄，扶渠莖也。」、「荷，扶渠葉。」、「菴，扶渠本。」、「藕，扶渠根。」（注六）另據《爾雅》云：「荷，扶渠，其莖茄，其葉菴，其本菴，其華菡萏，其實蓮，其根藕，其中的，的中薏。」（注七）《本草綱目》則於「蓮藕」條下調：「其根藕，其實蓮，其莖葉荷。」（注八）可見蓮的各部位名稱並不相同，而且同一部位的稱呼也不太一致，故一般人則攬統的以「蓮」或「荷」稱

之。

按〈愛蓮說〉描述的對象雖然是蓮，但既然以蓮比德，更比德而自勵，故於描述蓮的各種特性以後，進而將蓮比擬為君子，還表達自己最喜愛的花草為蓮，寄寓其理想的人格為君子。雖在詠蓮，其實乃在詠己。之所以長期廣受歡迎，與其內容，以至於表達手法暨思想內涵關連甚大，凡此即為本文論述之重點。

## 貳、〈愛蓮說〉的內容大要

為方便理解，茲先將〈愛蓮說〉全文錄之於下：

水陸草木之花，可愛者甚蕃。晉陶淵明獨愛菊，自李唐來，世人盛愛牡丹。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；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予謂：菊，花之隱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；蓮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！菊之愛，陶後鮮有聞；蓮之愛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愛，宜乎眾矣！（注九）

〈愛蓮說〉全文藉比較菊、牡丹和蓮的形象，說明隱士、世人及君子的人格特質。對代表隱士的菊、代表富貴的牡丹，僅以少數筆墨輕描淡寫，如云「晉陶淵明獨愛菊；自李唐來，世人盛愛牡丹。」「菊，花之隱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。」「菊之愛，陶後鮮有聞，……牡丹之愛，宜乎眾矣！」相對的則以較多的文字極力刻畫蓮的可愛、可貴之處，很自然的概括出作者的意旨所在。

文中對蓮的描述，筆墨雖然也並不很多，卻句句皆喻指君子之德養，意涵極為豐富。認為蓮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意謂與君子

不受惡劣環境的影響，能潔身自愛的品質相通。「濯清漣而不妖」，則與君子具有清高的品格，而不媚世隨俗類似。「中通而外直」，象徵君子內心通達情理，表現於外的是正直的行為。「不蔓不枝」，與君子不攀附他人、牽扯關係的涵養相通。「香遠益清」，有如君子的德性芬芳，可以遠播各地，影響他人。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」，則指出君子人格高潔，令人敬仰而不敢輕佻對待。

從以上各句描繪蓮所象徵的君子形象十分鮮明而可貴，最後並以「蓮，花之君子也。」「蓮之愛，同予者何人」，概括其真正的心意所在。

## 參、〈愛蓮說〉表達手法與思想內涵的特色

### 一、以蓮喻指君子，空前而絕後

按蓮早已出現於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當中，歷代歌詠蓮之散文、詩、詞、曲等文學作品不知凡幾，但這些作品對蓮的歌詠，大抵皆集中於李漁所述「可目」（欣賞其姿態的嬌美多變化）、「可鼻」（讚嘆其氣味的清新芬芳）、「可口」（肯定其具有食用及其他生活應用價值）（注一〇）。似未見以蓮比德者，更沒有將蓮比擬為君子者。以蓮喻指君子，乃自周敦頤的〈愛蓮說〉開始。

〈愛蓮說〉之後，雖然出現不少以花草樹木喻指君子的文學或書畫作品，但皆集中於梅、蘭、竹、菊（被合稱為花中四君

子），或松、竹、梅（被合稱為歲寒三友），似並未見以蓮喻指君子者。以故如〈愛蓮說〉般的以蓮喻指君子，可謂既空前而又絕後。

### 二、所描述之君子傾於內斂

《論語·述而》載云：「子曰：『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！』」（注一一）按孔子曾自謂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」（注一二）謙稱自己並不能達到聖與仁的境界，但為鼓勵大家日進其德，認為雖無法得見聖人，但如能見到君子也就很可取了，故《論語》中對君子所論甚多，而且常以君子與小人對比，以凸顯君子德養的可貴，其數超過百次。綜其所論，君子之表現概可包括修己、治人兩端。據《論語·憲問》所載：

子路問君子，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

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

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！」（注

一三）

修己以敬屬內聖，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則為外王。

以此檢視〈愛蓮說〉所描述君子的象徵：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、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」、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，很明顯的皆偏重於內聖；至於「香遠益清」，則雖有外王之傾向，但並非十分顯著。

周敦頤被推尊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，檢視宋明理學的內涵及發展，確實有較內斂而嫌不夠外放的情形，故常被批評為內聖有餘而外王不足。此從周敦頤對蓮的描述，蓋已可略見其端倪矣！

### 三、以蓮喻指君子之德乃受佛教影響

自魏晉以來，道、佛思想逐漸興盛，影響及於士庶人生活的各種層面。周敦頤主要著作之一的〈太極圖說〉，顧名思義，乃是對太極圖的解說。有關太極圖的來源，各家說法雖然並不一致，但總括而言，一般皆認為與道教的關係十分密切。至於周敦頤與佛教的關係，據南宋度正（1166-1235）所撰《周敦頤年譜》，於年譜最後總括其生平行事時，曾謂：

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。（注一四）

另據南宋釋曉瑩（？）《雲臥紀談》所載：

春陵有水曰濂。周公茂叔先世所居。既樂廬山之幽勝而築室，則以濂名其谿，蓋識不忘本矣。于時佛印禪師元公寓鸞溪之上，相與講道，為方外友。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。

追媿白蓮故事。……苟道之不同。豈能相與為謀耶。（注

一五）

凡是皆可見周敦頤與佛門人物頗有往來。曾受學於周敦頤的

程顥嘗言：

周茂叔謂一部《法華經》，只消一個「良」字可了。（注

一六）

且不論程顥此語的確實意旨為何，但其說正可證明周敦頤曾下工夫研讀佛經，而且有自己的領悟，提出了《法華經》可與《易經·艮卦》所述道理相通的見解。

按〈愛蓮說〉歌詠並用以喻指君子的蓮，乃佛教的表記，指

涅槃淨土有如蓮之出汗泥而不染，不被一切煩惱所染，而能遠離

生死，故佛經、佛語中以蓮為名者不可勝數，觀《維摩詰經·佛道品》云：

譬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華；卑濕淤泥，乃生此華；如是……煩惱泥中，乃有眾生起佛法耳。（注一七）

又如《六祖壇經·疑問品》云：

淤泥定生紅蓮。（注一八）

所謂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與上引兩佛經的文句相較，蓋不啻若自一口出也。

再如《華嚴經·探玄記》云：

大蓮華者，《梁攝論》中四義：一如是蓮華，在泥不汙，譬法界真如，在世不為世法所汙。……四如蓮華有四德，一香二淨三柔濡四可愛，譬真如四德，謂常樂我淨。（注

一九）

除「在泥不汙」與「出淤泥而不染」意旨相同以外，所謂「一香二淨」與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」，「四可愛」與「（水陸草木之花）可愛者（甚蕃）」，也是如出一口。

綜上所述，可以看出〈愛蓮說〉以蓮象徵君子的德養，深受佛教之影響極為明顯，故張君勱（1887-1969）《新儒家思想史》即明確指出：「這篇文章（指〈愛蓮說〉）除了顯示這位哲學家的人格以外，還表示宋代新儒家思想和佛家的密切關係，因為佛教即以蓮花為表記。」（注二〇）

### 四、託蓮比德，但不排斥其他草木

一般評論〈愛蓮說〉者，認為周敦頤既然將蓮與菊、牡丹相

提並論，而著力於描繪蓮所具有的優點，烘托出自己以蓮比擬君子之德而自勵的意旨，往往誤以為周敦頤對菊與牡丹有排斥或鄙夷之意，實乃大謬而不然。

按〈愛蓮說〉一開篇即云：「水陸草木之花，可愛者甚蕃。」則蓮固然可愛，菊與牡丹理宜在「可愛者甚蕃」之列。雖然其後接著說：「晉陶淵明獨愛菊，自李唐來，世人盛愛牡丹」，只不過是就事實而論，對蓮與牡丹並未負面看待。另外在文章最後說：「噫！菊之愛，陶後鮮有聞。……牡丹之愛，宜乎眾矣！」也是就事實而論，並未評論其是非。

按周敦頤自幼即喜好遊山玩水，其後歷任州縣，更經常於公餘之暇尋幽訪勝，對隱逸之趣體會甚深而極為嚮往（注二一）。如此則其對代表隱逸的菊，以至愛菊而退隱自樂的陶淵明，理當欣羨向慕，最後也效法陶淵明，辭官隱居於廬山之下，則其對於菊豈有貶抑之理？

復按與周敦頤同時代而稍晚的黃庭堅（1045-1105），曾讚美他「薄于徼福而厚於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及乾瘵。」（注二二）周敦頤一生雖自奉甚儉，不貪圖生活享受（注二三），但是從〈通書·師友上、師友下〉可見他雖然極為推崇道德、道義，然而他也頗通達人情，深知「夫富貴，人之所愛也。」（注二四）故據《周敦頤年譜》、《宋史·道學傳》、《宋元學案·濂溪學案》等諸書所載，其為官每到各處，便以爭取百姓的權益，洗刷百姓的冤屈為己任，乃至不惜與上司爭辯，甚至於辭官不幹；也曾遠赴荒島絕崖，充滿瘴氣，人跡所罕至之處了解實情，以平抑冤抑；可見其頗能為百姓的幸福生活著想。凡若此等作

為，則牡丹之代表富貴，為世人盛愛，雖非周敦頤嚮慕追求者，但也絕對不是他所鄙夷厭棄的對象。

綜上所述，周敦頤雖然極為欣賞象徵君子的蓮，並以君子之德養自勵，但並非孤芳自賞，而鄙棄或排斥代表隱逸的菊以及代表富貴的牡丹。

## 肆、結語

按周敦頤的著述不多，其中〈太極圖說〉頗受道教影響，而〈愛蓮說〉則沾染濃厚的佛教色彩。但除此之外，他還有〈通書〉之作，〈通書〉原名〈易通〉，顧名思義乃是疏通《易經》道理之作，但依據其內容來看，除了《易經》思想之外，又有《中庸》的思想，而且《中庸》思想的成分還更來得重些，另外又融匯了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禮記》等書的思想。從〈通書〉各章的名稱，如〈誠〉上下、〈聖〉、〈師〉、〈思〉、〈志學〉、〈禮樂〉……等，可以發現他頗注重誠敬、成聖成賢、師友薰陶、思與學、禮樂教化等人生修養的工夫，想要培養出儒家的理想人格，關注的層面更為廣泛，也更貼近儒家的本來面目。

就〈愛蓮說〉而言，雖以代表佛教的蓮為歌頌的對象，但所喻指的乃儒家理想人格的君子，可見已將佛教思想融匯進儒學體系中。另周敦頤於〈太極圖說〉中歸結道：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，立人極焉。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」（注二五）所謂「與天地合其德……鬼神合其吉凶」云云，顯然襲自《周易·乾卦文言傳》，也是將帶有道教色彩的太極圖，藉對



圖的解說而融入儒學體系之中。

按宋明理學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，融匯道、佛思想而成，從周敦頤的主要著作〈太極圖說〉、〈通書〉，以至於膾炙人口的〈愛蓮說〉綜合觀之，周敦頤之被推尊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，實有其深切的緣由也。（作者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，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）

注釋

注 一：何晏集解，皇侃義疏《論語集解義疏·子罕》：「大寒之歲，衆木皆死，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，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，故須歲寒而後別之。喻凡人處世亦能自修整，與君子同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。」臺北，廣文書局，一九七七年七月再版，頁三二二。

注 二：朱熹著《孟子集注·離婁下》：「言水有原本，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，如人有實行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。」臺北，大安出版社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五刷，頁四一一。

注 三：魏源撰《老子本義》，臺北，世界書局，《新編諸子集》第三冊，一九七二年十月新一版，頁六。

注 四 按〈橘頌〉為《楚辭·九章》之一，除描繪橘樹的外形，並以各種顏色修飾，使橘樹充滿絢麗繽紛的色彩，顯得生機勃勃。進而以物喻人，認為橘樹能「蘇世獨立」、

「閉心自慎」、「秉德無私」，最後寄託懷抱，表達想跟橘樹「與長友」，認為橘樹「可師長」，指橘樹「行比伯夷」，故想要「置以為像」（拿來作為自己的榜樣）。被譽為詠物詩之祖。文稍長，不具引。

注 五：一般以為唐·韓愈（768-824）推動古文運動，主張文以載道，但首先提出文以載道之語者為周敦頤，其〈通書·文辭第二十八〉云：「文，所以載道也。輪轅飾而人弗庸，徒飾也，況虛車乎！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，美則愛，愛則傳焉，賢者得以學而至之，是為教。故曰：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』……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，藝焉而已。噫！弊也久矣！」見周敦頤撰《周濂溪集·通書·文辭第二十八》，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簡編》，據《正誼堂全書》本排印，一九六六年三月台一版，頁一一七—一一八。

注 六：許慎著，段玉裁注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據經韻樓藏版影印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版，頁三四—三五。

注 七：郭璞注，邢昺疏《爾雅注疏·釋草》，臺北，藝文印書館據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《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》影印，一九五五年，頁一三八。

注 八：李時珍編纂，劉銜如、劉山永校注《本草綱目·果部》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一版，頁一二七〇。

注九：周敦頤撰《周濂溪集·周子遺文併詩》，頁一三九。

注一〇：詳見李漁著《閒情偶記·種植部·草本·芙蕖》，杭州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《李漁全集》，一九九二年，頁二八七—二八八。文長，不具引。

注一一：朱熹著《論語集注·述而》，臺北，大安出版社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五刷，頁一三三。

注一二：朱熹著《論語集注·雍也》，頁一三六。

注一三：朱熹著《論語集注·憲問》，頁二二二。

注一四：周敦頤著，陳克明點校《周敦頤集·附錄一（度正）周敦頤年譜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二〇一四年四月第五次印刷，頁一一二。

注一五：釋曉瑩撰《雲卧紀談》，鄭州，大象出版社，《全宋筆記》第五編二，二〇一二年一月，頁八。按周敦頤（字茂叔）於年四十五，通判虔州，路經江州時，即深愛廬山的勝景，乃築書堂於山麓，堂前有溪，發源於蓮花峰下，潔清紺寒，他濯纓而樂，便隱然有卜居之志，因取其故鄉營道的濂溪以為名，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，即辭官隱居於此。文中所謂「以濂名其谿，蓋識不忘本矣。」指此。

注一六：程顥、程頤著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外書》，臺北，里仁書局，一九八二年三月，頁四〇八。

注一七：李翊灼校輯《維摩詰經集注·佛道品》，臺北，新文豐

出版公司，一九七七年七月初版，卷七，頁九下。

注一八：釋法海撰，丁福保註《六祖壇經箋註·疑問品》，臺北，文津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一月，頁一三九。

注一九：宋賢首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會本》，臺北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，頁一五六。

注二〇：張君勱著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北京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九月第一版第一刷，頁九二。

注二一：參見董金裕註譯《周濂溪集今註今譯·附錄三周敦頤的詩文暨其中所蘊含的道佛色彩》，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一年八月初版一刷，頁九四—一〇三。

注二二：黃宗義原著，全祖望補修，陳金生、梁運華點校《宋元學案·濂溪學案下》，臺北，華世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九月台一版，頁五二〇。

注二三：黃宗義原著，全祖望補修，陳金生、梁運華點校《宋元學案·濂溪學案上》：「嘗得疾，更一日夜始甦。潘興嗣視其家服飾之物，止一敝篋，錢不滿百。」可以證知。頁四八一。

注二四：周敦頤撰《周濂溪集·通書·顏子第二十三》，頁一一二。

注二五：周敦頤撰《周濂溪集·太極圖說》，頁一七。